



著水恨張

蜀道難

張恨水著

蜀道難

蘇獨鶴題

上海百新書店出版

最實際 最誠懇 最努力
合乎人人理想的服務者
上海市書業同業公會會員

服務出版界 服務推銷界

設 批發部

總匯全國圖書 供應推銷
穩妥 迅速 周到 無誤

服務內地讀書界

設 函購部

新書圖書雜誌 無所不辦
辦法簡捷 經濟 實惠

解答讀者疑問

設 諮詢組

讀者來信質疑 知無不答

印 翻 准 不 權 作 著 有 書 本

本書編號 38
蜀 道 難 全

實 價

外埠酌加運費

著 者 張 恨 水

印 刷 者 百 新 書 店

出 版 者 百 新 書 店

發 行 者 百 新 書 店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

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

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

華北代售處 天津勵方出版社

分 售 國內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第一版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第二版

蜀道難目錄

一 選定較遠的路	一
二 好容易離開了漢口	九
三 說不出的情緒	二一
四 托跡何處？	三〇
五 擠滿了旅客的宜昌	四〇
六 登記登記登記	五〇
七 廢然思返	五九
八 擁擠着擁擠着	六八
九 入峽	七九
十 她顧左右而言他	八九

十一	通融一間屋子……………	九八
十二	神龍不見尾……………	一〇八



蜀道難
張恨水

一 選定較遠的路

是早晨十點鐘以後，馬路上兩邊一個挨着一個的，擠擁着行人。臨街的一扇樓窗，有人推開了，低頭向樓下看了許久，情不自禁的歎了一聲

道：漢口的人真多！危險！危險！他關了窗門，回轉頭來，看到坐下的三位賓客，笑道：難得今日是個十分濃厚的陰天，又沒下雨，到冠生園吃早點去吧？一個穿草綠色中山服的人，口裏啣了半截雪茄，斜坐在沙發上，笑道：管它是晴天是陰天，我是照着固定的秩序，吃飯作事看朋友。主人笑道：市民心理，都是這樣，看到出了很大的太陽，一定說今天要小心。看到陰天，一定要說今天無事。每日早上，看天氣，成了每個市民一種照例的工作。另一位客道：可是漢口市上的人，一天比一天擁擠。主人道：來者是源源而來，去者是一

時走不了；當然……房門卜卜敲着響，接着有個嬌柔的婦女聲問道：李六平先生在家嗎？主人答道：那一位請進。門推開了，進來一位少婦，大家被她的容光吸引着，都將眼光加到她的身上。她穿了一件寶藍色的上短衣，下配同色的短裙，衣服是敞着胸襟，露出了束腰的皮帶。皮帶正中，一個銀質的環扣，於是隱約的看到，上衣裏面，是白底紫條紋的綢襯衫。露幫紫帶高跟皮鞋，套着肉色絲襪。一切是形容她爲一高貴而又摩登的女子。主人翁李六平起身了，大家也跟着站起身。六平先介紹着這是白玉貞小姐，然後介紹在座的三位賓客是馮子安、黃中強、朱蕩東三先生，接着大家讓坐。玉貞將那彎雪藕似的手臂，扶了茶几，放下那個白皮紫條沿邊手提包，在藤椅上坐下。她先道：李先生，這幾天你接到上海什麼朋友來信沒有？力華還沒有消息。說時，在她那鵝蛋臉上，微皺着她那兩彎細眉毛。雖然是悲苦的樣子，而在座的人還覺得是美。那一雙圓長的眼睛，簇擁了一圈長睫毛，是有人醉心的。她很無聊的抬起套上了一隻金手鐲的光手臂，理了一理耳朵邊的長髮。他那頭髮長長的披到肩上，在末端有幾層雲勾捲，直沿着兩邊捲

到費上來。齊着前額的留海髮稍上，綁了一根鵝黃色的絲辮，在左邊，拴了個蝴蝶結兒。看她全身，是在靜雅中透着豔麗，大家的目光，都在她身上注射着。六平斟了一杯茶，兩手捧着送到她面前放着，笑道：白小姐，你不必晝夜老放在心上。老放在心上，於你也沒有什麼好處。說時，仍退回她對面椅子上，向她坐着。玉貞道：我怎能不放在心上呢？我們一向的感情就好。記得在南京他送我上船的時候，握着我的手說：我們從此不見面，是情理中的事。以後還可以見面，却是例外。他的志向，和他的職務，加上這久沒有通信，我怎樣放得下心去。我看是凶多吉少吧？六平笑道：不過力華爲人很機警。絕不至於有什麼危險。玉貞端起那杯茶待喝，放靠了嘴唇邊，却又放下了。因道：今天我是有一件事，要請李先生幫找一個忙。六平道：論起我和力華的交情來，我是要盡力而爲的。不過現在一班朋友，都很困難。玉貞笑道：李先生你誤會了，我並不向您借錢。六平紅了臉，苦笑了一笑，有話正待要說。玉貞接着道：我住在漢口，原是想得着力華一點消息。既得不着他的消息，我就不必在這人海裏擠着，可以去另找個安身立命之所。可是現在向那裏

走呢？香港，生活費太高了。長沙是近一點，許多人說，那裏反不如漢口好，也有人勸我到湘西去的，湘西地方大的很，住在那一縣呢？於是……六平正遵着難爲情，要開口遮掩過去，便接嘴道：當然是入川爲妙。要找事，重慶爲宜，要住家，成都爲宜。白小姐既無在武漢之必要，是越走着越越好。你簡直就上成都去罷，那邊有什麼熟人沒有？玉貞道：我生長在北方，到南方來還不到一年，四川地方，我怎麼會有熟人在南京所認識到的力華的朋友，除了武漢以外，就都在長沙，湘西也有些。人生地不熟的，我一個人跑到四川去，總感覺不好。在座的那位馮子安先生，穿了一身挺括的西服，每當玉貞說完了一段話，他臉上，就湧出一片笑容，屢次要插言而未得。這時他有點忍不住了，便笑道：現在許多機關入川，隨了機關去的公務員家眷，也是牽連不斷。這些人，無非是在南京常見着的人，這裏不會少着親戚朋友。譬如我們現時在漢口，馬路上隨便兜個圈子，也可以碰到熟人，這就是個明證。玉貞對他看了一眼，依然還是向李六平道：我一個年輕婦女，隻身走幾千里，總得有個目的才好。將來，有一日和力華見面，我也可以說得出個所以然。

來六平點點頭道：「這話我倒也贊成了。過我上次和白小姐提到通主，張你到大學去借讀。一來，可以利用這流浪的時光，再求一點學問。二來，當學生花錢有限，聽說還可以貸金呢。」玉貞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自從離開了中學校的門，現在只有幾個方塊兒字還寫得來，其餘都還了先生了。」六平笑道：「這是白小姐自謙的話。要不，找點工作也好。」玉貞道：「我也這樣想。雖然手邊還有幾個川資，就這樣過流浪生活下去，總也會坐吃山空的。不過在長沙武漢找工作，多少還有一點機會。重慶這個行都是剛剛建設……那位馮先生又接嘴道：「不知道白小姐可有志於教育？若是願意的話，兄弟或者能幫點小忙。」玉貞聽了這話，不覺微站起來，點了一下頭坐下。笑道：「但不知是中學是小學？我担任不下來吧？」馮子安道：「有兩個中學，現在要搬到四川去辦……」李六平插嘴道：「對了，馮先生在教育界最有辦法。他最近就要入川。白小姐若是願意到四川去的話，可以請馮先生到四川去接洽好了，寫信來通知。」馮子安道：「兄弟以人格担保，決無問題。用不著寫信通知。兄弟先到重慶約莫一個月左右，就上成都。白女士到了重慶，直接找我去就是了。我現在就

可以留下地點。玉貞端起那杯茶來，微微的抿了幾口，因問道：「但不知馮先生什麼時候到四川去？」馮子安道：「我已買好了船票，後日就可以走。」玉貞笑道：「對於買到了船和臥車票的人，我們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羨慕情緒。昨天到民生公司去隨便打聽一下，登記買票的人，已經有一千多號。就算一天走三百人，也要三個星期以後才買到票。而況連民生公司的船，還不能每天有。聽說在宜昌等買票的人更多，連茶館裏都住的是人，這讓我真有點望之却步。說着，微笑了一笑。李六平看她那意思，倒不拒絕入川，便取了一枝烟捲吸起來，靠了沙發靠，微昂着頭，緩緩的向外噴了烟。先向馮子安道：「假如白小姐到四川去，子安兄一定能幫一點忙嗎？」子安正了顏色，很肯定的道：「那是當然的。六平兄，你總應當知道，我說話向來負責任的。六平又掉過臉來對玉貞道：「若是目的在找一個安全的地點，當然是選擇一條向西較遠的路去。既有馮先生肯負責找工作，白小姐就入川去罷。」子安又接嘴道：「多不敢說，一百元靠近的月薪我敢担保。白小姐既是在北平生長的，到成都去最相宜。成都一切情形同北平是具體而微，白小姐在那地方，一定

很適宜。玉貞笑着點點頭道：是的，我也這樣聽到人說過。六平道：那末，我們來和白小姐決定，就是這樣辦罷，到四川去。其餘兩位客人也都插言說，既是在成都可以找到工作，到成都去好。玉貞將手撫摸着茶几上那個皮包，沉吟着緩緩的道：好是好，只是一個人沒有，那未免太孤寂了。那馮子安先生聽了這話，胸脯微微一挺，似乎有兩句話要說出來。但是他目光一掃，看到其他的客人臉上帶了微笑，又把話忍回去了。李六平笑道：我想這沒有多大的問題吧，像白小姐這樣的人，無論到那裏去，也少不了朋友。譬如白小姐在學校裏教書吧，只要過了幾天，學校裏同事全熟識了，不就有了朋友嗎？玉貞道：不過還有一點可以考慮的，就是力華萬一出了險，或者在上海，或者在香港，寄了信到漢口來，我又接不着了。六平笑道：這更不成問題了，假如白小姐走了，無論他的信寄到武漢那位朋友手上，一定也會把信給你轉交過去的。再說白小姐一定是在香港上海兩處，在朋友家裏或親戚家裏留下了一個通信地點。這更好辦，你立刻寫兩封航空信，通知朋友，說是你已經入川了。若知道了力華的消息，可以寫航空信到重慶或成都的

郵政總局，註明留交信件。到了重慶，到了成都，你可以到郵局去問，有沒有你的信。有呢，他自然會交給你，這比請朋友轉交要穩當的多。玉貞道：有這個辦法嗎？六平道：現在流亡到後方來的人，幾個有一定的住址，不都是託郵局留交信件嗎？玉貞笑道：若是這個辦法，我倒願意入川。她說了這句話，不要緊，喜歡得那位馮子安先生心房亂跳。差不多那一顆心要由腔子裏跳到口裏來。



二 好容易離開了漢口

主人翁和那位力華先生，是當年在中學校裏的同學。他的夫人流淚到了漢口，論情理是應當負保護之責的。所以玉貞前來問着向那裏去好？自己也就不覺得應當告訴她一條安全之路。現在她答應入川了，總算地點不錯。可是由漢口到重慶，有四千華里的水路，還應當替她計劃一下。便向子安笑道：你在輪船公司這條路打得通。你後天走，可不可以再弄一張票。子安嘴裏吸了一口氣，又搖了兩搖頭，表示着困難的意思。玉貞道：我並不急於要走。緩一緩也不要緊。子安立刻接嘴笑道：困難雖然困難，真要肯去想法子，未嘗不能弄到票。我去努力罷。玉貞道：我不忙，馮先生不必費心。六平道：不是那樣說，若是白小姐同馮兄一路走，船上有個照應。而且在宜昌換船，尤其麻煩，也好託馮先生幫忙。子安突然站

了起來，很興奮的道：這樣罷，票算我答應了。無論如何，我在明天上午這時候，送一張船票到六平兄這裏來。他說這話時，那一分見義勇爲的神氣，一齊在面孔上現出。玉貞也起了一起身子，笑道：多謝馮先生的好意。不過我還有點事情要料理，三五天之內，大概走不了。子安聽了這話，臉上倒透着有點難爲情。面皮微微的紅着，沒有接着向下說什麼。李六平在一邊倒是看到這一點意思。因向玉貞道：大概是決定走的了。白小姐要走，這船票的事，還是要託重馮先生。子安有了這話，顏色又好起來，笑道：若是遲幾天走，船票更不成問題，我可以留下一封信來，放在六平兄這裏。白小姐若是拿我這封信到公司裏去接洽，大概沒有什麼問題。六平兄這裏有信紙信封嗎？我馬上就寫。玉貞見這位馮先生作事，這樣的熱心，顯然有點過分，於是也就隨着起了煩厭的情緒。因道：我還是不能決定走不走呢，再說罷。說着這話，她隨着拿起了茶几上的手提包。六平笑道：何必忙着走，我們一塊兒到冠生園吃點心去。馮子安笑道：不成敬意，我來會個小東。說時還，他還帶了笑容向大家望着，可是那時快，玉貞已是把手皮包拿了起來，向倉下一夾。幸

六平覺得這人情是不能做的，只好站起身來，送着白小姐出門去。玉貞雖然拒絕了馮子安的好意，可是在她坐着車子回家的時候，見馬路上的人，像潮湧一般的擠着，也就感到這武漢地方實在不能向下住。回到寄住的女朋友趙太太家裏。那趙太太正喜笑顏開的向兩位小姐說着話，在那小天井裏，就聽到她說：你們到香港去，不能像在漢口這樣用錢了。那裏的東西，全賣港幣。玉貞進了堂屋門，見趙太太手裏拿了一封信，只管上上下下幌着。因問道：怎麼樣？趙太太笑道：是呵！匯了一筆款子來，讓我們到香港去。等我們到了，他就到成都去。白小姐若要到四川去，倒可以請他照應。玉貞聽了這話，却添了一樁心事，主人翁走了，難道搬到旅館裏去不成。而趙太太順口人情也不賣一個，並不邀着到香港去，顯着是不願和自己一路了。因笑道：我也有辦法了，失計入川。趙太太道：有了工作了嗎？玉貞臉上帶了兩分得意的樣子，笑道：有了工作了，而且是重慶成都兩個地方，隨便我挑一處呢。趙太太道：那好極了，希望白小姐能在我們動身以前起程。這樣，我們作主人的，可以招待到底。白小姐道：趙太太還有多少

天動身呢？若是在一個星期之外，我會動身在前的。趙太太笑着點了兩點頭。玉貞回到自己屋子裏，背了主人，立刻皺起了兩道眉毛，心想，真個到四川去，大老遠的，沒個熟人，這個救人怎麼爲生。那個馮子安雖然說着極力幫忙，看那人一見如故，透着欠莊重，那能夠要他真幫忙。想着，想着，很無聊的，兩手捧了一張報，慢慢的看着。不看報還罷了，看過報紙之後，覺得無論如何，還是應當離開武漢。在屋子裏悶想了數小時，還是出去看看女朋友。這一次出去，比較得長遠，所得的消息，是張太太到香港去，劉太太回湘西沅陵老家，王小姐走的更遠，到海防去，吳少奶奶帶了兩位小姑子，坐飛機上成都。她們是留戀北平的人，也到那成都去。他們先生在廣東服務，她是可以到香港去的，可是她們爲了香港生活程度高，却情願到成都去。要說年輕的婦女不宜走到很遠的地方去，她們一位少奶奶，兩位大小姐，又何嘗年紀大離開了家鄉，那裏也是過日子。何必不找一個秩序穩定，生活低廉的地方去當晚已經自己將自己的問題解決，預備明天去買船票。恰是當晚接到一封航空快信。叔叔燐燐已經由湘西取道貴州，到了重慶，不久要向